

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检视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学界多以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为轴心入手研究价值哲学。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检视。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并获得有关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内容。要厘清价值概念,最好将它分为几个层次。在物质生活领域,一般可以沿用经济学话语,用(使用)价值概念说明物有所值。在政治生活领域,自由、平等、博爱、尊严等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而对于现代社会制度来说,民主、法治、平等、正义、权利、福利等则应是一般标准。在精神生活领域,每个人可以享受各种精神生活、从事各种精神生产和创造,以展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各种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是人的生存的价值展示。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的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这才是正道。

关键词:价值哲学;研究方法;检视

中图分类号:B 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2-0041-08

30年来我国学界对价值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这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例如,就对价值与存在的关系的解释,就有观念说、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几种。观念说“把价值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只产生于人们对客观的评价之中”。实体说“承认价值为一种客观存在现象的‘存在说’之一,认为价值本身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或现象体系”。属性说属“价值‘存在说’的另一种类型”,即认为“价值是某些实体固有的或产生出来的属性,价值作为属性而客观地存在着”。关系说是“存在说的第三种类型”,即认为“价值既不是某种独立的实体,也不是任何实体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作为主客体关系的一定内容而存在的”^①。对于价值的本性的解释,“持观念说者往往把价值定义为人对事物的某种欲求、旨趣、好恶态度和评价等等;持实体说者则用类似‘有益的事物’,或‘能满足人的需要、使人愉快的东西’等提法来定义价值;按照属性说,通常都直称客体事

物‘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或对人有益的属性’为价值;关系说对价值的规定则是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效应、意义本身,如‘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作用同主体的需要和能力的关系’等等”。^②又如,学者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仍存在观点分歧:(1)价值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同一个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主张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规定商品价值本质的方式和逻辑来确定价值概念,可用哲学的含义将使用价值和效用这两个价值概念合而为一,亦可考虑到价值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2)价值是否仅仅同主体相关?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属性还是一种关系现象?(3)“人道价值”是人作为主体存在本身所拥有的内在价值,它同“效用价值”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人类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4)评价的本质及与价值的关系如何?价值与真理之间能否实现统一?(5)马克思主义能否作为普世价值观?其实,所有这些问题

收稿日期:2013-10-22

作者简介:胡为雄,男,湖北通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① 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② 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第9页。

都是相关联的,其产生的总缘由在于学界的研究是以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为出发点。这实质上事关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因此,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检视,以就教于同仁。

一、从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着手 研究价值哲学源于误解

在 30 年来的价值哲学中,诸多学者为何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观点分歧、难以达成共识?这确实该从研究方法上思考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价值哲学兴起之初,学界多以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为轴心入手展开研究。不少学者以马克思批评瓦格纳歪曲《资本论》的价值理论,即批评瓦格纳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句话为依据探讨价值哲学。对于这一错误的出发点,郝晓光在《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一文中曾予以澄清。他指出:“这句话是马克思讽刺瓦格纳的话,这句话表达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所反对的瓦格纳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关系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物(如近视眼患者和眼镜)之间的实践关系,这种实践关系仅仅和使用价值有关。”^①郝晓光还指出:当前,我国理论界有不少研究人的价值的同志在寻求“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或“价值的普遍概念”,“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的价值是值得认真商榷的”。他强调:“我们已经证实了‘定义’是瓦格纳的观点,把瓦格纳的‘价值的普遍概念’运用到人的价值的研究中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的方法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更不是从某种‘普遍概念’出发的分析方法,是我们在研究人的价值时继承和发扬的。”^②然而,自那时起至今,以使用价值为起点、以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为轴心来构建价值哲学的研究趋向似乎没有改

变,惯性与惰性使它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但学界对此的争论、质疑一直不断。在 1990 年代,高齐云对种种质疑进行了较系统的反驳。他说:有学者对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这一基点提出质疑,不少文章对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来定义价值提出了商榷,不赞成“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其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应、接近和一致”、“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客体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为人属性”等价值概念;“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主客体价值关系的方法论模式就存在‘缺陷’,从多方面提出质疑”^③。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未能准确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客体理论。对于有的论者认为客体与客体(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也存在某种价值关系,人吃饭与牛吃草应同样可称为价值关系,高齐云认为这既误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含义,又把物的价值与物的有用性混同起来了。对于有的论者认为不能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看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认为“其意思便是,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和哲学价值范畴或者利用他人(用他人来满足需要),或者被他人所利用(被用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样,“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高齐云指出:这种观点和论据同样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因为“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之间以实践为基础的关系,都是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利用与被利用,从实际上看则是互相补充、互相服务,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④。对于有的论者指出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一段话,是马克思对瓦格纳观点的转述,其意思是批评瓦格纳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混同起来的错误。所以,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来直接定义哲学价值范畴,是不科学的。高齐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

① 郝晓光:《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江汉论坛》1986 年第 6 期,第 23、24 页。该文又载《光明日报》1987 年 1 月 5 日。

② 郝晓光:《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第 25 页。

③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 页。

④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第 251 页。

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根据马克思上述的批判,无法得出一般价值与人的需要无关的结论;然而用“使用价值”来定义“价值”,“效用论”显然是缺乏根据的。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和哲学价值范畴学研究的价值,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们与人的需要的联系,可以明显地揭示出来。从根本上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伦理学研究的价值,是道德价值、规范价值,道德价值与人的需要的联系也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道德不是源于人的理性,而是源于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道德伦理自身的价值是同调整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关系的需要密切联系的。”^①至于“所谓‘人道价值’是指适应、满足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要求,各种有关的不同范畴标示着这种要求的各具特点的不同方面。”^②最后,高齐云给哲学价值范畴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在主体启动和主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互相作用、相互对象化的成果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属性。这样,价值来源于主体启动和主导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价值的本质在主体的内在尺度与对象自身尺度的统一,价值的标准是否适合或有利于人类本性的发展。”^③然而,高齐云的解释并没有超出郝晓光的批评范围,仍然是以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来研究哲学价值,亦即是用郝晓光认为“值得认真商榷的”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价值”。

进而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又进一步反思。例如,胡海波提出:“价值”作为哲学概念,主旨并不在于实际的需要及其满足,而在于我们评价人的关系与人的世界时,应该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追求与实现人之本性的生成和完善。“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人的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的形式把体现在物中的‘价值’理论化了。从经济学意义的体现在物中的价值转换为哲学意义的体现在人本身的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在哲学上使用‘价

值’概念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哲学价值论应该深思的重要问题。”^④作者进而强调:“‘物’是因其满足人的需要而被人肯定为有价值之物,而人则不能简单套用这个价值关系,因为人既然作为价值评价主体,又作为价值评价对象,在价值上不具有直接的需要与满足关系,而具有更为高级的追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被人肯定和尊重的人,也就是说,我是人,我要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人的价值及其价值观之真义。”^⑤胡海波的看法值得关注。看来,从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着手来研究价值哲学应当重新审视了。

二、直接从人生价值观 等着手研究才是正道

价值哲学研究不从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着手,那该从何着手?因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中进行,应该从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着手,从中找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并获得有关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丰富内容。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根据,价值哲学研究确实不能从人的需要、主客体关系为基点,不能从物品的使用价值为出发点。有些自然物质的有用性能满足地球上生物的普遍需要,例如阳光、空气和水等,对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对植物、动物和包括作为动物之一的人类都能满足其需要。对这种需要人与动物没有区别。

马克思重在研究一定社会条件下、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的需要,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

①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第255页。

②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第258页。

③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第258页。

④ 胡海波:《哲学就是哲学——“价值哲学”的哲学观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⑤ 胡海波:《哲学就是哲学——“价值哲学”的哲学观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①。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早期生存条件恶劣的工人与动物作过对比说明,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②在资本主义劳动条件下,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③并且,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④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马克思还曾把人和野兽的需要相提并论,说“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⑤。

可见,以人的需要和物的有用性出发研究价值哲学是欠妥的。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质,人和植物、动物都是需要的,尽管需要方式各有特殊。但这是生物学、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围。

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为价值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呢?也不能直接作为出发点。马克思

恩在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时明确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⑥因此,不必把商品学对象的使用价值提升到哲学层次。马克思关注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它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不公正的、非人道的。

因此,要真正对价值哲学加以完整把握,就要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先从哲学,从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来研究价值的。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结合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行过哲学思考,他看到人的物役化和异化:“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⑦“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⑧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并让人变得无价值:“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⑨在分析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它同私有财产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可见,马克思这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2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0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48 页。

⑦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6 页。

⑧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37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33 页。

言及的价值是人类社会价值观,既与人的异化相联系,更与人的自由、尊严和人的解放相联系。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亦从道德观谈论过人的价值。他批评英国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①与恩格斯类似,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副作用时涉及道德价值:“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负面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持的或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尊严和获得解放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这些观念可以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起点。

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 在于解释劳动价值论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有了了解后,就可以对哲学“价值”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的关系做出解释了。可以肯定,“价值”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各有所指。如果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规定商品价值本质的方式和逻辑来确定哲学的价值概念,会使问题变得混乱。当然,马克思及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

意义上使用价值概念富具哲理,但它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论,并进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这对价值哲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不具通约性。

马克思对价值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最典型的用法主要见之于《资本论》第一卷。在该书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第一章中,马克思专门分析了商品: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马克思分别分析了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其中包括对价值尺度的阐述。

对商品价值的认识和理解最为困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③在分析商品的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时,马克思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④因此,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抽象人类劳动。

进而,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5—5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为了通过比较说明问题,马克思设想:“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②马克思还“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③

总起来看,马克思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以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等并不是其目的,其篇幅在本书中所占比例也不大。他是在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去阐明劳动价值论以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工人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资本阶级)所占有。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故在《资本论》第2、3卷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自身的否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对于写作《资本论》的目的,马克思说得很明确:“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④就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来说,马克思重在阐发价值。而发现劳动产品中“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商品价值”^⑤,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由于德国经济学教授阿·瓦格纳对《资本论》

中的价值概念产生误解,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认为瓦格纳把使用价值混同于价值,便嘲讽瓦格纳以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⑥在进一步批判瓦格纳把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即广义的财物价值与各种财物和各种价值混为“同一的概念”时,马克思说:瓦格纳“起先把‘使用价值’叫作‘价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一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但“价值同使用价值毫无共同点”^⑦。

可见,马克思从人们日常大量见到的商品入手,研究其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进而研究劳动的二重性,阐明了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资本家通过取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致富。显然,《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不能直接作为价值哲学的概念。

四、价值哲学研究当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及恩格斯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价值概念与在哲学、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等意义上使用的价值概念不具通约性。马克思所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属商品学的对象,故使用价值概念不宜作为构建价值哲学的起点。商品的价值概念也不能用来直接作为构建价值哲学的起点。前已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价值,是指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属性。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并且,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1、413页。

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中才笼罩着神秘色彩,而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时,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和分配上都简单明了。如果要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哲学思考的话,也一定要结合整个劳动价值论进行。劳动与自然界相结合,不仅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维持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使人类社会得以诞生和发展,形成人类社会历史,形成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

因之,马克思耗费精力最多的,是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其使用价值。从这里可以得到借鉴和启示:满足人的消费需要的物或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宜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重点,人的需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宜作为价值哲学的中心问题,更不能把人的需要、主客体的需要和满足关系简单地移植到人类社会关系领域。

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对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研究,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阐述人生价值观或社会价值观,但他们总是从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来讨论人和人类社会。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崇高生活目标,追求真善美,把有所作为和做出奉献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对于社会来说,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则是其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封建社会的批判来看,他的价值观是一种政治道德观,它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的评价。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起,其发展演进大致经过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使人类经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并进入文明时代。马克思主要是从符合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等与否来评判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在封建社会,宗教神学束缚人民的思想,僧侣则是君主的帮凶。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使人不成为其人的社会制度是非人道的,没有公正性可言。例如,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抨击普鲁士国家和法律的非正义和不合理,认为这是“把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代表的这种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②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直率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总之,这种“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③

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马克思认为也是非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但“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时,怒斥当时的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⑤。马克思剖析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弄清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穿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公道、公正、权利平等等方面的虚伪,认为资本主义这个不合理的非人道的社会,是少数资本家剥削社会大多数生产者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最后导致自身的否定即走向灭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令人屈辱的“卡夫丁峡谷”,他渴望“人类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414页。

④ 马克思:《评弗里德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7页。

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马克思晚年在研究原始氏族社会时,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②他认为未来共产主义可能会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人类社会早期的某些特征。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记录下了这样的话语: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③可以说,崇尚自由、平等、博爱是马克思的核心价值观。

从人类社会历史看,为人类的进步与幸福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及其作为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许多文化杰作的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更不能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用货币来量化。达尔文及其进化论是无价的,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亦是无价的。因此,应把属于商品学研究对象的使用价值还归于商品学,将价值哲学还归于人类社会实践领域。

由此看来,要厘清价值概念,最好将它分为几个层次,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在物质生活领域,一般可以沿用经济学话语,用(使用)价值概念说明物有所值。这在人类进行自身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日常生活是大量使用的。在政治生活领域,自由、平等、博爱、尊严等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而对于现代社会制度来说,民主、法治、平等、正义、权利、福利等则应是一般标准。在精神生活领域,每个人可以享受各种精神生活、从事各种精神生产和创造,以展示自我实现的需要。总之,人的各种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是人的生存的价值展示。即使是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仍然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质需要是起码的和首先的需要,而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更高的需求。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的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价值观,这才是正道。我们如果从主体需要、客体满足的关系这一基点走出来,将价值哲学研究放置于唯物史观的语境中,诸多歧见和难题就容易解决了。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f Value Philosophy

Hu Wei xi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many scholars started to study value philosophy with human need and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as its axis. This research method is worth reviewing. In Marxist works, we can find a way to study problems and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ews of life value, social value and morality.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value, it is advisable to divide it into several levels.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 life, we can generally use the terms of economics to illuminate that every object has its value with the concept of valu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life, everyone has their right to enjoy liberty, equality, universal love and dignity. Within the modern social system, democracy, rule of law, equality, justice, rights, and welfar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general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spiritual life, everyone deserves to enjoy varieties of spiritual lives, and engage themselves in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ir need for self-realization. The variety of human life is an embodi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in life and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Only b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the entire human social life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we establish the correct views of life value and social value.

Key words: value philosophy, research method, review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4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8页。括号内的“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一语为马克思所加。